



趴着的芬芳童年

□作者:张绍琴

儿时盼望长大,觉得童年是一本长长的书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读完。中年回望童年,隔着斑驳的光阴,像电影一样,几个趴着的镜头记忆犹新,芬芳依旧。仿佛栖息在花瓣上的彩蝶,扇动着翅膀,逗引着人屏住呼吸,想要伸手去捕捉。

趴在草丛里的童年,充满了花草树木的芳香。我幼时身瘦力小,动作迟缓,偏偏嘴巴不饶人,像阿Q一样,即便身子吃了亏,嘴巴上却想着占上方,尽管那时并不懂得精神胜利法,但也因此不大招人喜欢,玩伴也就不多,常和长我月份的堂姐莲一起玩耍。莲姐身子长得壮实,力气大,动作快,口拙,然为人忠厚,我俩外形性格互补,这大约是玩得来的原因。

夏天的晚上,夜露还未上来,月亮圆地挂在空中,一丝微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,拂过我和莲姐的羊角辫。蟋蟀、蛴螬、油葫芦,还有我们认不出的虫子在院子边上的草丛中此起彼伏,比赛着歌喉,有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味道。莲姐扯一下我的衣袖,眼珠朝草丛方向

一转,我便知道她的心思。我俩避过大人,蹑手蹑脚到草丛上,倾听声音的来处,观察虫子的具体位置。莲姐教我右手并拢弯曲成金钟罩的样子,对准蟋蟀迅速扣下去。莲姐一抓一个准,我依样画葫芦,却总是画成瓢,狡猾的蟋蟀在我扣下的一瞬间跳到别处,扯开嗓子朝我示威。莲姐总是叹息一声,末了将捉到的蛴螬或是蟋蟀送一只给我。我其实对它们兴趣不大,不过是喜欢有人和我一起趴在草丛中玩,不嫌弃我的笨拙。

和莲姐趴在草丛中捉蟋蟀、蛴螬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,大哥觉得我太顽皮,待在家中浪费光阴,遂和父母商量后将我早早送到他任教的学校。从此,比我大五岁、三岁的二哥和大哥领着我,开始了我的上学时光。上学路上,左顾右盼的二哥曾在菜园子捉到一只冻僵的猫头鹰,将它带到学校。被大哥严厉批评后,赶紧将体温回升的猫头鹰放回原处。放学时,二哥哥哥的目光更是会被路边的树,树上的果实,飞着的鸟儿吸引。他们将书包扔在路边,爬树摘果、捣鸟窝是常有的事。我在树下待得无聊,干脆掏出书本和笔,趴在地上写作业。路过的人都夸我,说这个小女孩爱读书。其实我是爬不上树,望“树”兴叹之余,与泥土相亲,与书本为友。趴

着写作业收获的表扬,弥补了我不擅长爬树、二哥三哥不屑带我玩耍的遗憾。

古人说: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。我却觉得识字之后欢乐多。认识的字多了,我不再为玩伴少而悲伤。常喜欢偷挟一本小人书或杂志,寻一个幽僻之地,比如放下蚊帐的床上,羊圈夹层的柴不堆,屋后无人的竹林下……为达到隐藏的效果,多为趴着看书。沉浸在书的世界里,暂时避过家务活和农活儿,没人嫌弃我笨手笨脚,也没人在游戏时不愿与我伍。

趴着趴着,我渐渐长高了个子,长壮了身子,拓展了心智,曾经以为长得没有尽头的童年倏忽而过。感谢那些趴着的童年时光,草叶香、泥土香、书香一路萦绕,一路熏染,曾经伶牙俐齿、不服输的小女孩早已收起一身的芒刺,承认了自己的笨拙,不再以语言自卫,获取虚拟的胜利。趴着趴着,一路芬芳馥郁,长大后的女孩渐渐懂得以勤补拙。

圈篱笆

□作者:沈 亚

农户人家门前屋后,都有一块田地,用篱笆圈起,长着青菜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茼蒿、葱蒜等蔬菜。春夏季节,篱笆田里绿的菜,黄的花,红的果,鲜艳夺目,煞是好看。这也是农户人家的蔬菜基地,随扯随吃,很是新鲜。

我家门前也有一大片田地。早在天寒地冻的季节,父母就开始筹划在田地里种些什么。第二年,燕子刚飞回,巢还没筑好,勤劳的父母就开始着手平整土地,施肥播种,圈起篱笆。

圈篱笆需要芦苇秆和稻草绳。去年冬天,父亲已将芦苇秆堆放在了晒场。他拿着一把大剪刀,选择躯干较直的芦苇秆,去掉枯黄的叶子,剪成约一米长的短枝,堆得一人多高。然后,开始结绳,材料是往年的稻草。不过,干稻草容易脆断,不能立即结绳。要先在河水里浸泡一段时间,吸足水分后,稻草才变得湿润、柔软,有韧性。

父亲坐在一张小凳子上,将一把稻草对折成两股。我拿两根筷子,伸进稻草的折弯处,按顺时针方向持续转动。父亲则抓起身旁的稻草,不停添加进来。

一根稻草绳越结越长,转起来也越来越吃力。有了五六十米的样子,父亲便喊来母亲或姐姐。他将稻草绳对折,分成两股。父亲握住折弯处的总头,我和母亲或姐姐各执一股。父亲喊声“开始”,我们便一起转动绳子。两股稻草绳就像两条蛇似的,紧紧缠绕在一起。不一会儿,便变成了一根粗大结实的稻草绳。

我家田地面积较大,一根稻草绳是不够的,往往要三四根才行。待稻草绳结完,我已累得双臂酸疼,两腿颤颤。

父亲在田地的各个边角,分别打进一定数量的木桩,再将稻草绳系在木桩上固定好,随后便开始插芦苇秆。父亲将剪短的芦苇秆,一根接一根地穿过绳结的空隙,然后用力插进泥土。大半天工夫,篱笆田就圈成了。

每年春暖花开,农户人家总要从鸡场的炕坊里,捉些小鸡回家饲养。小鸡长至半大,也正是各种蔬菜生长之时。圈篱笆的主要作用,就是保护田里的蔬菜,免遭鸡群的啄食和破坏。

圈篱笆不仅能防鸡,还有劝世之效呢。村里总有一些人,常做些离经叛道的勾当。村里人会意味深长地说:“家里篱笆圈得紧,外面野狗钻不进。”若是贼性的男子听了,便会收敛目光,低眉垂首;若是虐父的子女听了,便会支支吾吾,无地自容。

从前村里有位男子,性格老实,不善言辞,用村里人的话说,“骗不到老婆”,三十大几还是个光棍。他在外省上班,不能回家,就经常写信,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询问家中圈篱笆的情况。其母不识字,就让人代读,结果全村人都知道了,一时传为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
有一天,媒人又给他介绍对象。一向挑剔的女方父亲一听到男子的名字,当场就应允这门婚事:“在外还不忘圈篱笆,是个正儿八经过日子的人,姑娘交给他,你放心……”婚后,他对妻子疼爱有加,生活和美,让人艳羡。

这些年回村,发现大多数人家已不再圈篱笆,而是建起了高大的院墙。关上门,便隔离出两个世界。但我总是感觉,淡淡的空气中,似乎缺少了些味道。



我家的擀面杖

□作者:廖 柳

在时间的长河中,岁月留下了无数的回忆。然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家里厨房一角的擀面杖,它长约三尺,直径约一寸,身形笔直而坚实,看似简单而又平凡的木棍,却承载着全家的味道,更镌刻着母亲深深的爱。

擀面杖的材质多种多样,有木制的、竹制的甚至石制的。此外形制上有大有小,有长有短。有的是圆柱形,有的像橄榄形。有的中间粗两头细,有的还带有把手。我家的擀面杖从我记事开始就一直存在,那是一根木质的擀面杖,光滑的表面被岁月打磨得越发光亮。

小时候,家里条件差,当晨曦初露,母亲便开始了她的忙碌。每次母亲开始擀面,我便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,好奇地观察着母亲的一举一动。首先,她会将醒发好的面团取出,放在撒有面粉的案

板上。接着,用手将面团按压成扁圆形,然后熟练地挥舞着手中的擀面杖,从边缘开始,轻轻地向前推动。擀面杖在面团上滚动,随着擀面杖的滚动,面团逐渐延展开来,变得越来越大,越来越薄。擀面杖在母亲手中宛如一魔法棒,她能普通的的面团变成美味的饺子、馒头、包子和烧卖。她用这双巧手,为我们撑起了一个温馨的家。

当母亲将做好的面食端到餐桌上后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一边品尝着母亲做好的美味,一边聊着天。这一刻,家的温暖瞬间弥漫在房间里,我会感到无比的幸福与满足。这些面食不仅承载着家庭的温馨与团聚,更见证了我们一家人的欢乐与幸福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母亲的双手也渐渐布满了褶皱,这些褶皱,是岁月留下的印记,也是母亲为

家庭付出的见证。为了不让母亲过于劳累,我给母亲买了小型台式包子机和全自动馒头机,本以为擀面杖会被束之高阁,打入冷宫。然而,母亲却始终钟爱用擀面杖来制作面食。每当周末我带着孩子去看望母亲时,她依然坚持用那根擀面杖为我们擀出一片片美味的面食。她说她喜欢那种亲手擀面的感觉,喜欢那种与面团亲密接触的感觉。

在我看来,擀面杖是时间的见证者,它记录着母亲的辛勤与汗水;是生活的调色板,它调和出家庭的温馨;是情感的纽带,它连接着全家所有人的心。每次看着母亲用擀面杖反复擀压面团,我似乎懂得了我们应该在生活中保持耐心与坚持。在岁月的洗礼中,要不忘初心,珍惜每一份感动与陪伴,生命之花才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

山中日月长

方华摄



童年时光 朱雨夫摄

一瓶枣花蜜

□作者:寇俊杰

从我记事起,老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,每年都要结很多核桃大的枣,酥脆酸甜,清爽可口,但让我记忆深刻的却是一瓶枣花蜜……

听父亲说,院子里的这棵枣树有五六十年了,但每年春夏之交,它还会如期开花。枣花的花蕾像小米粒,开出的花不大,香味也远没有牡丹、月季那样浓。可就是这样不起眼的小花,每年花开时节,还会引来无数的蜜蜂,它们从远处飞来,看到盛开的枣花,就在枣叶间穿梭,辛勤地采集花蜜。花开有早有晚,持续一个多月。这些蜜蜂平时难得一见,但在花开时每天不辞辛劳,飞飞停停,不知往返多少次。总之,那些天里,除了刮风下雨或夜幕降临,每天蜜蜂的“嗡嗡”声不绝于耳。

蜜蜂虽然吵闹,有时还扰得我们睡不成午觉,但家里人都从没有想过要赶跑蜜蜂,甚至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。父亲对我们说:“你们都读过书,知道蜜蜂传播花粉的道理,我们得感谢这些小生灵呢,没有它们的辛苦劳动,我们就吃不到甜枣了。”母亲还教我们儿歌:“红花花,黄

花花,张着小嘴笑哈哈,谁来帮我传花粉,我把花蜜送给他。小蜜蜂,飞过来,对着花儿说了话:我来帮你传花粉,我把蜜糖送大家。”

一天傍晚,我们正在灶房里吃晚饭,忽然听到院里有喊:“有人在家吗?”听起来像外地口音。父亲放下碗走出去。“大哥,我们是放蜂人,明天就要走了,给你们送来一瓶蜂蜜。”“不行不行,怎么能要你们蜂蜜呢?”父亲赶紧说道。我们也出了灶房,看到院子里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和父亲说话,他们衣着朴素,脸色黑红,男的挎着一个竹篮,女的拿着一瓶蜂蜜。母亲走过去说:“你们外乡人出门不容易,再说蜜蜂采蜜是帮了我们的忙,我们还得感谢你们呢,怎么能要你们的蜂蜜?”“周围有枣树的几家都有的,就数你们家枣树大,蜂蜜更应该给你们送了。”那女的边往母亲手里塞蜂蜜边说:“这是刚割的枣花蜜,你们这儿的人好、水土好,收的蜜也好,这瓶蜜一定得收下。”母亲死活不接,但那女的还是把蜂蜜往窗台上一放,转身就走了。

父亲说:“我前段时间看到村外有个帐篷,

周围还有十几个蜂箱,想必就是他们了。”“放蜂人哪里有花就去哪里,四处漂泊,也是和蜜蜂一样辛苦。我们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。”母亲说:“以前也有放蜂人,但从没有给我们送过蜂蜜。要不等会儿你去把我新给你做的衬衣给他们送去吧,我看你和那男的高低胖瘦差不多。”父亲说:“行,我还有那双鞋没怎么穿,他肯定用得上。”

那天,我的汤碗里第一次加了蜂蜜,格外甜,格外香……

